

他的生活不可能再有欲望。这一天却发生了。  
这一天在一年前，日子记不清了。那天阳光灿烂。



# 状态

戈悟觉 著

作家出版社

# 状态

戈悟觉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状态/戈悟觉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10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69 - 8

I. ①状… II. ①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7036 号

## 状 态

---

作 者: 戈悟觉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26 千

印张: 18.25

版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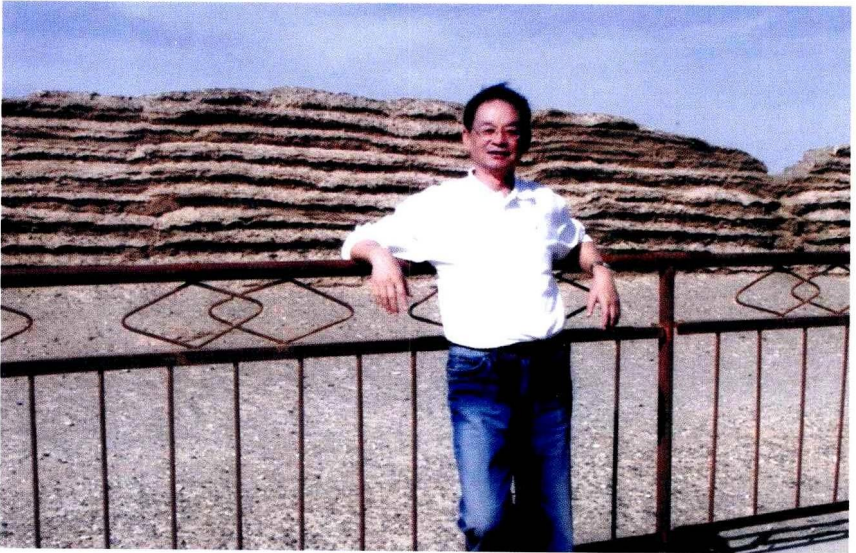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69 - 8

定价: 29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戈悟觉2009年9月22日在玉门关汉长城前

## 作者简介

---

戈悟觉，浙江温州人，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。毕业后支援大西北建设。教授，国家一级作家。

曾任宁夏文联、宁夏作协、宁夏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。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外多家大型企业顾问。

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中篇小说集《她和她的女友》、《一生中的四天》、《来过西部》，短篇小说集《记者和她的故事》、《夏天的经历》，报告文学集《金色的小鹿》等。先后发表作品500万字，主编书籍《瓯越文化丛书》、《弘一大师温州踪迹》等600万字，曾获《人民文学》“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”，《十月》、《北京文学》等全国及省级作品奖20多次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俄等译文。摄制电视剧三部。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。

1986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第五届索非亚世界作家会议。所创作的短篇小说《夏天的经历》，入选《中国新时期小说选》和美国国际文化公司出版的《国际短篇小说选》，后改编拍摄成电视剧，获全国电视剧剧本奖，并受法国文化部邀请参加中法文化交流，在美国和西北欧播出，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电视界的作品之一。

# 前言

我在这本小说集里，书写温州和温州人。

十七岁离开温州上北京大学，大学毕业满怀激情奔赴大西北，在宁夏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。记者生涯，作家生涯，五百多万字的作品，5种语言的译本和二十多个奖项，对大西北我是不陌生了。于是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回到东部家乡。西部加东部，方能感知完整的中国。其时，“温州模式”国内外耀眼，温州人被视为“神奇的特殊群体”。

不过，我没有去报社、文联。当记者写过不少遵命文字，当下的文学时尚我也不愿逐流。我选择了教育。可是很快发现作为一个大学的领导，我对教育改革无能为力，完全无所作为。我再一次寻求选择：偏居东南一隅、1999年才通火车的温州何以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政治运动的风源；根基浅、学历低的温州人何以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先驱。解读温州和温州人的历史和文化基因让我入迷，我主编温州有史以来第一部研究、记述温州沿革、人物、文化和著作的《瓯越文化丛书》，二百三十多万字；主编两卷报告文学集《走出温州》。古代和当代，合成一幅温州和温州人的长卷图景。期间，写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杂文、文史文章，也有几十万字。运作文化、文学活动，例如先后举办六届“正泰杯”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和两届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；例如

“把文字写在大地上”，倡议和策划中国鞋文化博物馆，中国第一进士村和江心屿“诗之岛”。

只是，我把小说创作搁置了。

“回到小说”——我对自己说。小说原本是我的文学创作主项。小说创作是书写和重建时代的集体记忆，小说才能承担对抗“存在被遗忘”的使命。

是时候了。沉寂十年，21世纪我的小说创作重新出发。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年拿出十几万字，我写得慢了，很慢，只求每一篇都有拿出来理由和意义。

描绘当代中国的嬗变，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是两块主色板。我熟悉知识分子，不息而依附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扭曲的一代，是不甘、无奈的一代；温州是民营企业诞生、崛起之地。我担任几个民营企业的高级顾问，我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事业和人生的设计和咨询。回家乡我要干点实事，这是我要干的实事。我和他们同苦乐，共进退，我感同身受他们的勤劳和困惑，美丽和丑陋。这些人和事，也成了我小说中的人和事。

我涂抹这两大色块。因此，有了这本书。

# 目 录

前 言	/ 1
别 墅 女 人	/ 1
人 的 另 类 读 本	/ 23
寻 找	/ 115
状 态	/ 145
有 人 找 我	/ 193
远 去 的 不 再 来	/ 264



# 别墅女人

## 1

林虹独自在玩手机和座机对话。她换了一只多功能手机，说明书一厚本。她不耐烦看。一个功能够了。半卧在沙发上给自己打电话。好玩。叮当，叮当，古典式“路易十七”镀金电话就在床头，她有些慌乱，跑过去。按一下“免提”；嗡——

“你是林虹女士？”她对着手机。

“是呀，请问你是谁？”她对着“路易十七”。

“我是林虹呀，你听不出来？”

“谁不认识你！你多有福气。这么漂亮，生了孩子还这样苗条。”

一问一答，自问自答。一个女高音，一个女中音。

门铃响了。她看表，真准时。保姆跑着去开门。最好三个人一起来，等人最烦。

拉雅没事找事地摇着尾巴急匆匆跑下楼。拉雅是西藏喇嘛寺庙的圣灵宠物拉萨犬，书上说能避邪。叶有根给取的名，喜马拉雅山的后两个字。拉雅不愧世界名犬，善解人意，对牌友非常热情友好，只是时时有爬跨的不雅举止，女人明白了就尴尬。

牌友一切客套全免，也不招呼，径直上二楼阅画斋。

在月光岩别墅区，林虹的“筠谷”最气派。依山而建，背倚二三十米高的悬崖，一股山泉从悬崖旁绕过，竟日淙淙。“筠谷”说不上有几间房子，大大小小十来间吧，有听泉轩，品音堂，“外面的世界”，阅画斋，大小客厅，阳台，主卧室，儿童室，客房。那些文雅的名号是叶有根的文化界朋友取的。筠、斋、轩不读均、而、干，夫妇常常为难考问他们的老板朋友。大客厅叫“香格里拉”，是林虹坚持的，一套西式家具，壁炉，酒吧，高脚凳，一色外国酒——不爱喝就做艺术品摆设；饮料是国产的。“外面的世界”是叶有根命名的影视室，背投大屏幕，三十多个观众席。平日锁着，打扫卫生麻烦。品音堂也锁着，里面有一架钢琴，数得出开过几次盖子。

林虹的日常旅游不是在月光岩登山涉水，而是在筠谷走动。最高处是听泉轩，那是一个亭榭，带着拉雅在那里坐一会儿。有时感到心慌慌的，便下来。阅画斋使用率最高。原先要买些画轴画册的，来不及也就放下了，放下了再也没想起来。一套清末红木家具从苏州重金买来。红木桌搓麻将，桌面又滑又硬。

牌友全是别墅的“留守主任”。她们谁也离不开谁，年龄相仿，处境相似。所谓处境，是近邻，在月光岩的一面山坡上，男人都不在家。林虹丈夫叶有根在匈牙利做外贸生意。姜艾雯丈夫在哈尔滨开眼

镜店，德国名牌眼镜（温州产）总代理。她让保姆学会开车，每周一次接送男孩上幼儿园。她最有姿色，因此对丈夫最放心。丈夫每年冬夏生意淡季回来住两三个月，百分百享受百分百投入。她去一趟哈尔滨，更放心了，哈尔滨女人人高马大，她丈夫小矮个，不般配。陈芳就不同了，瘦仃仃，白净也苍白，多愁善感，忧心忡忡。每晚十二点必定给在上海开皮鞋专卖店的丈夫挂电话，没人接就每隔五分钟重拨。通电话时会冷不丁问一句：“你喘气干什么？”不时扬言第二天坐飞机去上海。不过她一次也没去，怕他不高兴，也怕真的撞着人没趣——这完全可能，妻子最了解床上的男人。第四位是离了婚的，夏菊。丈夫留给她别墅和二百万元补偿费，她和母亲一起住。她有时怀疑丈夫留别墅给她是让她和别的男人隔绝，保持独一无二。她偏不，因此常走神，恍惚。

她们打牌都不在乎输赢，只在乎时间——打发时间。

她们有大致可行的时间表：上午头脑清醒，打牌，八点半开始。午睡后进城，结伴或单独，逛商店，看时装和选化妆品。晚上有“项目”就在酒店吃饭，没事便回别墅看电视连续剧。迟归，要在下午给丈夫打电话，电话打过了晚上丈夫没借口再来电话探虚实。她们也总是互相作证：“和我在一起。”下雨天也有整日打牌的。

陈芳深有体会地说：“其实时间过得很快，几圈下来就吃饭了。一天过了一半。”

日子过得安详又从容。如同山里的阳光月光，悄无声息。山泉就这么潺潺流去。

## 2

今天，八点半来的是夏菊的母亲。

“他要来，小菊出不来了。”

谁呀？三人不约而同地问，随后又都心领神会地笑了笑。

“刚认识的，外地人。”

一说外地人，大家没兴趣了。哗哗地洗牌，夏母手发僵，表情凝重。

“我打个电话。”她起身，一下一下按号码。压低声音却声音很响：“来了吗？来了。怎么说九点九点就到！”

“你让他到这里来，一起来，让我们打打分。”林虹出主意，拿过话筒。

“神经病啊！”夏菊用温州话咕噜了一句，激动得嗓音都变了。

洗牌，出牌，碰，和。突然大家都发觉有点心不在焉。夏母担心女儿受骗，这个年纪的女人最守不住自己，危险多发期。她本来就不想住别墅，好不容易从乡下搬出来了，又搬到乡下来。现在更有这种感觉，好像街上人多，房间里来了男人也安全。她后悔不雇保姆。夏母的神经兮兮也刺激林虹、陈芳和姜艾雯，构想夏菊正在干什么。刚认识就约到别墅来，还独自，就是想干什么。坐失机会的男人没男人气；有男人气的男人又可爱又可怕。她们都有回忆，许多回忆。她们独眠有一个多月了，她们的丈夫是不是也独眠一个多月？

陈芳说要上卫生间。坐在抽水马桶上给上海的老公打电话。他回答正在开会，她说怎么不像在开会，他一句“神经病”关了手机。从卫生间出来，看见夏母坐在鼓墩上打电话，她现在担心女儿被害了，外地人图财害命。她想通了，女儿又不是闺女，但命只有一条。许久没人接电话，她快要哭了。

“请问你找谁？”男人的声音。

“是男的，就是那个人！”夏母惊叫起来，忘了捂话筒向林虹求救。

“请说普通话。”对方客客气气地说。

幸好温州话外地人听不懂。温州话故事多，据说中越边境打仗，密码一再被破译，于是让温州人当通讯兵用温州话联络，越南人全晕了。

“有人接电话就没事。”林虹说，“你让他叫夏菊。”

夏母不会普通话。夏菊已拿过话筒，说：“妈，我和小海出去吃饭，晚饭别等我们。”

叫“小海”了，说“我们”了，还安排吃晚饭了。夏母一脸无奈。

陈芳觉得刚才的话冒犯了丈夫。她应该解释一下。再去电话是什么名义：房子着火了？病了？想买车？怀孕了？

夏母乱出牌。陈芳乱出牌。

林虹想起一星期没给匈牙利打电话了。今天一定打。说什么呢？还真想不出说什么。

姜艾雯觉得挺没意思。她敢作敢为，个性强。一九六六年她的名字叫爱武，出生时爸爸登记的，毛主席提倡爱武装。一九七八年上中学改名爱彬，文质彬彬才像个女孩子，不巧同班有个男同学叫王彬，她闹着让爸爸改名，不然就转学。白白给公安送了五百元人情，那时五百元不是小数。改名爱文。结了婚就改名爱玲，谐“爱林”，她丈夫叫李林，受爱彬的启迪吧，李林说她“神经病”。爱玲嫌俗，她喜欢叫自己艾雯。

她想起来，夏菊的男朋友是昨天认识的。肯定！

她俩昨天一起进城，在开泰大厦上上下下，吃过港味快餐，开车

到“唐人街”酒吧喝咖啡。酒吧是新开业的，挺有品位。车子让夏菊开了一会儿，过过车瘾，这辆白色别克很耀眼。她去幼儿园看儿子，回来时，看见夏菊和一位面目俊秀的男青年坐在一起，就坐在刚才她的椅子上。这年岁的女人关注自己的回头率，天生眼尖，她们一起进来时艾雯看见他独自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那个位置可以从落地窗注视她们来车、停车，也可以观察她们在咖啡厅的一举一动。身材修长，蓝西服，黄领带。黑色领带夹十分醒目。她感觉他的目光一直未离开她们，当然是她，夏菊长相一般，有点胖，她还无意地检点了一下自己的服饰。女人就是女人。她回来就没有坐下，对夏菊说：“回吧！”男青年送她们上车。夏菊一路上就说他：他向服务员举一个指头示意要咖啡，“不加糖”。她没完没了地欣赏他的“不加糖”。他穿白袜子，袜口松了，黑鞋白袜，不高雅。他在为夏菊开车门时艾雯发现的。夏菊一定没留意，她留意别的了，这也是女人的问题。

夏菊让她保密。她说“保证”。现在人都来了，电话也接了，该不该解密？

上午的牌是没气氛打下去了。陈芳又要上卫生间。林虹看表，才十点，说：“散了吧，大家都累。”

第一个响应的是夏母，以她年纪不相称的利索站起来。她忘了女儿和那个他可能早走了。陈芳不上卫生间了。姜艾雯也跟着走。这是约定俗成的事，神圣同盟。搓麻将不能四缺一；女人多心眼，一道离开不显亲疏。

拉雅摇着尾巴围着她们转，迷惑地注视林虹。小保姆刚打扫完房间，在餐厅慌慌张张关电视，以为弄错时间，饭还没烧。

林虹送她们出去。阳光明媚，满山青翠。她深深吸气，眯缝眼睛，轻轻吹着春风。

她想起来了，跑到阳台放风筝。

一只装在盒里的鹰鸢。鸢上有个签名，一定是名家制作。很容易放飞，一牵一牵，呼呼地升上天空。

圆一个童年的梦。学校风筝比赛，蜈蚣、孙悟空、八卦、猫头鹰……买一只太贵，她又不会制扎，央爸爸。爸爸说不会，她不信，大学毕业还不会扎风筝？故意的，就哭，就闹，就告诉妈妈。爸当中学教师。爸爸硬着头皮，做了一只飞不起来，她又哭又闹又告诉妈妈，成心的！又做了一个，飞上去一头栽了下去。发脾气，不吃饭。真是苦了爸爸，冤枉了爸爸，一连做了三四只全是废品。爸写一手好字，就是不会扎风筝。

爸爸在内蒙古去世，妈妈、哥哥还在内蒙古，她嫁给叶有根才回家乡。

鹰鸢飞得高高的。她想爸爸了，想妈，想哥，想叶有根。

线放完了，鸢停留在半空中。不时要拽一拽线。下面是青山，上面是蓝天。半躺在白凉椅上，惬意极了。抬抬腿，动动脚趾头。

看表，还不到吃饭时间。

### 3

夏菊和毕志海叫了出租车。他说平日爱吃西餐。喝咖啡不加糖的人当然爱吃西餐，行。他说还是去唐人街，那是有纪念意义的地方，爱情的发源地，发祥地。有心人，行。吃牛排的时候小海问，车呢？她知道要问的，坐在出租车里不问，有修养。她说车是女朋友姜艾雯的，她也要买车。问他什么牌子时尚。他说买车其实并无必要，只不过方便一些罢了，她已经和别克一起进入他的脑海，就买别克吧，银灰色。行。买单付款，他是大学生，知识分子没钱，她义不容辞。他

应聘在一个大企业，电话找他不方便，她想着给他买手机。跳舞的时候就想着上街买，迟了店关门，可是人一走开也就情调不再，常常这样，一两句话打岔也会让一个机遇永远消逝。他紧搂着她，慢慢挪动。她觉得应该减肥，“真真瘦”是真真贵，现在舍得了。减肥药和手机一起买。

十一点半，她发觉无论如何应该回家了。打电话给弟弟。弟弟开车来接。弟弟对毕志海冷淡，轻轻碰一下手，握手时眼睛不看他，对她说：“走吧！”完全与他无关，无下文，走了就永别。她的钱让弟弟搞投资，二百万全在他手里，他的态度似乎已经明白她要买车，在明白告诉姐姐你别傻。她从弟弟那里每年生息，分红几十万。她手头还有十来万当初攒下的私房钱。

弟弟一言不发开车，也不问问她有什么事，在想什么，她是什么心情。他故意把眼睛死盯着前面的路，像是马上要撞着只鹅，一只野兔。她早早出嫁，就是为了培养弟弟上中学；现在她要再嫁，弟弟就不能支持？弟弟开杰尼亚西服专卖店，买西服的都是男人，都是买得起名牌西服的有钱的男人，怎么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找个姐夫？自私！谁也靠不住，兄弟姐妹就是这么回事！她要在月光岩和日历一起老去的，多可怕！一想就心惊肉跳，每一小时都心惊肉跳。有丈夫的人是和丈夫一起老去，不怕。

从前她幸福。那是没钱的时候。她和丈夫卖眼镜，天南地北地跑。一个木匣子，挂满眼镜。一个袋子装眼镜，一个袋子装行李。住小棚屋。小棚屋木板搭的，蒙上塑料布，透光透气透声。晚上做爱都要出门看看周围有没有人，邻近的房子熄灯了没有。做过爱也要出门望一眼，有没有人看见听见。那也有滋有味，比在别墅里有滋有味。学北方人吃一顿饺子，也高兴得不行。她和丈夫都是山里种田人家，能吃苦。



幸福到底要花多少钱？

后来从地摊搬到百货商店，租个柜台。后来自己有个店面。后来有了许多间店面，叫连锁店。后来去厦门，门市部有半亩大，聘请退休主任医师验光，也就是教授给他们打工。后来在城里买了房，在海边买了别墅。就在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，丈夫说：“我们离了吧！”她说：“让我看看这个婊子养的就让你离！”他说：“看什么，人家是大学生，比你小八岁，轻二十斤。你还看不看？”她说：“不看了，离！”够豪爽的！

钱还是要的。刚才在唐人街，掏出一百元一百元的漂漂亮亮。大学生算什么呀，我也碰上个大学生的！小海多大了？他不问我我干什么问他？反正比我小，小多了。一辈子不问才高兴呢，给多少钱都行。

弟弟不开口，半个多小时了。

“我想买车。”

“买嘛。”

怎么倒像她欠他的钱。

妈一定知道车来了。在山里能看得很远，听得很远。妈站在门口等着。姜艾雯家的狗叫了，拉雅叫了，别墅区的二十条狗都叫了。它们全在门里叫。

夏菊的弟弟摇下玻璃，说：“妈，我来了。”妈说：“开慢点！”便倒车，转弯。

这时候，林虹在给叶有根打电话。叶有根说货卖不动。这次他雄心勃勃要“轰炸匈牙利”——占领市场，办了几千万元的货。中国人去匈牙利太多了，机场车站码头都能听见温州话。

“我又不跟你要钱，诉什么苦呀！卖不动就回家，老婆在家等你还不好？老婆才三十二岁，就不怕老婆跟别人上床？想不想那个？”